



## 等这波疫情过去 我带你一起去云南

这个春天,彩云之南,格外安静。听得见风,看得见雪。风,是穿过山拂过水而来的风;雪,是日出消融涯上落白的雪。

清晨,雾气朦胧,四下一片寂寂。油菜花,遥遥地望着苍山,望着村落。木质的院门被风轻叩响,偶尔传来了几声鸡鸣鸟叫。映着洱海的水,蘸着苍山的雪,淡蓝色的天,拨开了云雾。踏着一缕晨光,沿着洱海蜿蜒蜿蜒;经过临水的村落树林,微风夹着淡淡的水汽飘来,花海里,偶尔有骑马的少年,踏过喜洲沧桑的石板路。灰墙青瓦的宅院,家家墙头繁花似锦。

路过周城,窄窄的小巷里,时光追追赶赶。靛蓝色,被时光晕染、风干,在白族人的院落里晾晒,不知多少个岁月。一尺布,一卷线,缝进了墨色的苍山和青色的洱海。

推开窗,我漂在泸沽湖上,像是做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梦。光影轻轻颤动,像是时光的浆,搅动着,把猪槽船一圈一圈地推得更远。抬头看天边的云,卷了又舒,伸伸手就能触摸到柔软的风。

白沙古镇,手捧咖啡坐在天台,一望远处是玉龙雪山。当人流拥挤在大研古城的四方街上的时候,当千篇一律的客栈布满束河古镇的街头,白沙,像一个古老而遗世独立的隐者保留了纳西文明的古老烟火。普者黑,那一片十里桃林,绕着山、绕着水。炊烟与晨雾、石山与桃林,似是一封寄予山水的漫漫长信,长到要用三生三世才能念完。

静静地听,慢慢地走,去吹吹下关的风,看看上关的花,观观沧山的海,赏赏洱海的月。在云南的日子,就像在心里种太阳,忽地一下,整个心都亮堂了。

彩云之南,无数人心里七彩的梦。

一朵朵飘浮在天上的云,一片片游荡人间的海;像是一团绵软的棉花糖,弥补着心里空着的那处地方。

云南,让人无论何时,都想去看看啊。春暖,花也开,我记得,昆明的街头,蓝花楹像是柔软的风铃,随风摆动,每一下,都把浪漫撞进心里。

我记得,大理古城,熙熙攘攘的都是鲜花和长裙,路边摊头现烤的鲜花饼,咬一口都是“春天”的味道。

我记得,建水的小火车,哐哐哐哐地,驶过一座又一座村庄,像是从记忆里扯出的胶片,放映了百年的云南。

夏凉,湖也青,我记得,洱海透心的蓝,风,时而在耳边低语,时而打在湖上,像碎了的琉璃;就这样,我和一场风旅行。

我记得,沙溪古镇,骑着马踩过湿地、穿过古桥,坐在草地吃上一顿马帮饭,听听那些年代的故事。

我记得,泸沽湖,雾气、光影流转、幽微的浪,摩梭人的歌声和船桨一起摇摇晃晃,我们和时光打了场水仗。

我记得,吊脚竹楼,拍拍鼓,跺跺脚,象脚鼓舞带来了一群欢乐的人儿。

秋瑟瑟,叶也黄,我记得,腾冲银杏树下,灿黄的叶子垒起小小山包,风起,零零落落的叶,似一场银杏雨。

我记得,热海温泉,烟雾缭绕的山水间,处处都是热气腾腾,傍晚在温泉酒店里泡一泡,整个人都酥软了。

冬晴,候鸟归,我记得,无量山的冬樱开了,好像绯红的云霞,漂浮在山野、茶园,站在樱花树下,连鼻尖都是香气。

我记得,元阳梯田灌水了,一面光做的镜子,落着山落着云,风一动,天上的云和地上的云就一起动起来。

云南,是无数人心头的白月光,是想逃去的远方,似乎只有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,才能安放一颗孤独的心,似乎只有这里的四季,才最能抚慰人心。

这些年,我们看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、春夏秋冬,才发觉:云南,好像怎么都去不够。将近7、8年的时间,我们都在云南兜兜转转,从大众区域到小众区域,从热门季节到全年覆盖,一次又一次尝试不同的旅行方式,反反复复地测试车程与自由行的比例,至此,云南,好像不再是远方,而是流浪的故乡,什么时候想去就去了。

很多人可能会说:云南的旅行资源这么丰富,

做全年区域是不是很容易啊?

其实不然。云南这个地方声音太多也太杂,有人爱她的丰富、浪漫、多情,有人厌她的名声过盛、人海浩浩。有些时候,往往越是熟悉的却越难抵达。

这些年,面对着大环境的冲击,我们始终坚持不懈,寻找真正属云南的声音,开始了漫漫的探索之路,大体分为四个阶段:

第一阶段,从昆明出发,一条向西北,去往大理、丽江,寻找云南骨子里的柔情浪漫,沙溪古镇、茶马古道、束河古镇,在耳熟能详的区域寻找小众的突破。

一条向东南,深入滇东南。以人文为线条,去往大多数旅行者还未进入的,碧色寨、建水古城、元阳梯田这些小众目的地,穿越百年前古朴、原生态的云南。

第二个阶段,将七个标准带入路线。——不是毫无目的的把自己扔进远方,而是用最合适的方式,感受远方的心跳。

比如,小团体虎跳峡浩浩的江水,十几个人一起徒步才够气势。比如,当地人,吊脚竹楼里,拍拍鼓、跺跺脚,跟着象脚鼓舞传承人,走进傣族文化。比如,多种旅行方式,

洱海的风,要骑行才能拥抱;沙溪的宁谧,要骑马才能沉溺;虎跳峡的险峻,要徒步才能走进。比如,深度体验,去建水,一定要走进百年豆腐坊,亲手捏一捏建水豆腐;去元阳梯田,一定要和孩子们捉一捉稻田鱼。再比如,自由行、拒绝传统旅行、优价良品用一个又一个细节,把7个标准牢牢的扎根在云南的路线里。

第三个阶段,实现版图爆炸。在七个标准在云南扎根之后,我们开始了云南几乎全域的探索。向高原,领略云南的藏地风光,于是有了《香格里拉》。向边境,走进东南亚的异域风情,于是有了《勐巴拉娜西》。

第四个阶段,填充版本。

你知道一条路线,我们有多少丰富的版本吗?关于旅行,关于季节的仪式感,我们都为你找到。你说春天了,想看花,我们去罗平,看中国的第一抹春色,看万亩的油菜花田,看春的饱满、热烈。

你说秋天了,想看银杏,我们去腾冲,看看纷纷而落的黄叶,踩一踩这咯吱咯吱的秋。

你说想带着孩子旅行,我们去普者黑和时光打水仗,去元阳梯田捉一捉稻田鱼,去碧色寨听老先生讲百年的故事。一步一步,我们把足迹印满几乎云南的整个春夏秋冬、角角落落。只有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,我们才能说:

2022年,我们深挖云南小众与绝美的可能,再一次改版升级,只为带给你最独一无二、原汁原味的彩云之南。即使只说苍山洱海,你也总是能找到不同的方式走近。比如我们为你找到的洱海之畔的玫瑰庄园。吹着洱海的风,远望苍山如屏,亲手制作一块,最能代表云南之味的鲜花饼,风花雪月的浪漫,融入香甜的气息,从舌尖流淌至心,把生活过成诗的慢时光。即使是渐渐被更多人熟知的滇东南,我们也在不断丰富路线轨迹,比如探索抚仙湖,让你收获一段与众不同的缱绻时光。

诗意、浪漫、独特、小众,在《云之南1915》醇厚的人文中,又注入几许风花雪月的柔情,十分彰显自己那份与众不同的旅行品味,不知道会让多少人羡慕!

人们常常说:云南是一场落了相思的病,不去治不好,去了就再也忘不掉。曾经仗走天涯,很想一个人去云南,看看,流浪的心该如何安放。后来,等到一个人,很想带她去云南。

一起吹吹下关的风,赏赏洱海的月。其实,不止是你,偶尔,我们也会忽然就想起那些在云南的日子,那些流动着的时光。

忽然想起那天,那个黄昏,那个夜,夜深了。时而,靠在沙溪客栈的阳台上数星星,时而,在人民路上听听民谣。

尽管,2022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,尽管,我们错过了这个春天的云南。未来的日子还有光、有梦、有无数个心心念念的远方。

等这波疫情结束,就去见想见的人,带她去云南吧,相信用不了多久,我们终会在彩云之南相遇,做一场三生三世、风花雪月的梦。(黄修)